



春歸

姚翠萍 著

大连出版社

春 归

姚翠萍 著

大连出版社出版
大连市大公街市场南口

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
丹东财经学校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1千字 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：9.3
印数1—8000

1991年9月第1版

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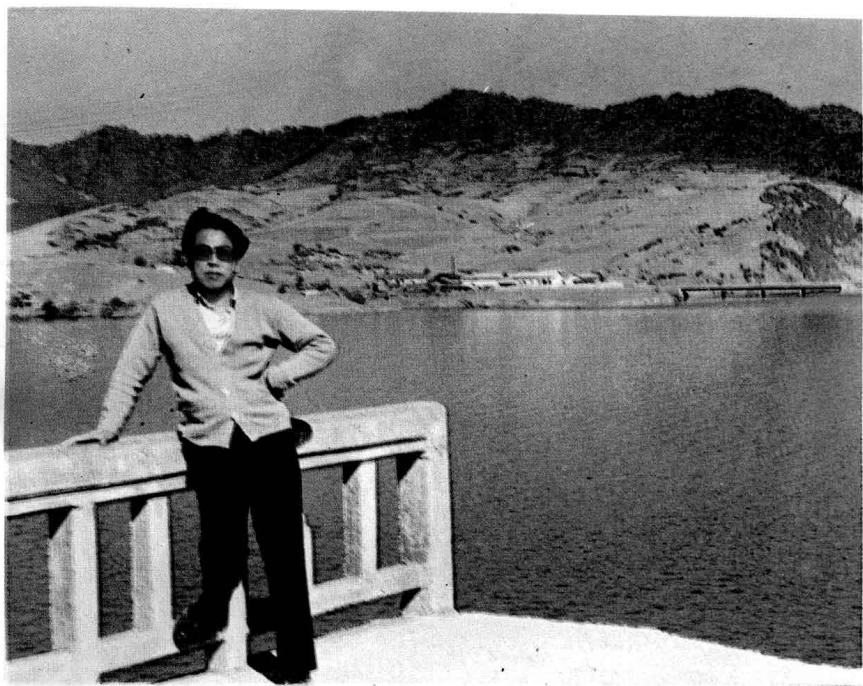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李 然

封面设计：姜洪成

责任校对：于岛

ISBN 7-80555-489-7/1·98

定价：4.50元



作者简介

姚翠萍，本名姚涤尘，1933年生于大连长海县。现任中共丹东市委副秘书长、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、丹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工作虽繁忙，仍坚持长年创作，写出200多万字的作品。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《织锦歌》，儿童文学集《冰上笑声》（与人合集）。这本《春归》是他多年发表于全国各地的小说、散文筛选成集。随即，他的一部侦破传奇小说集《小庭院之谜》，也将问世。

自序

朋友劝我请位名人为这本集子作个序，我说“罢了”。一曰，我这个人从不敢贸然去借名人之笔来抬高自己的身价；二曰，对作品的熟悉莫过于作者本人了。故此，还是自己说几句什么，以谢读者诸君。

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小说、散文，是从我多年创作的短篇中筛选出来的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不是个幸运儿，而是经过了艰辛的跋涉，断断续续写下了200万的文字，在时代的进程中留下了一点足音。这本《春归》便是其中一个音符吧。

我出生在一个朝观日出、晚听潮声的海岛上。这块肥沃的热土乳育了我的童年，浩瀚多情的大海凝炼我的情怀，于是，我提笔写第一篇作品时，便是纵情歌唱我的故乡。从此以后，我的故乡情总是不时地渗透在我的小说、散文里，就在这个集子里也足以嗅到海鲜味呢！

这里的作品所谓是筛选出来，除了有意识地取舍之外，有相当一部分文稿已在“文革”中失落了，今已无处寻觅，剩下来的自然属于筛选之列了。她与名人名篇相比，只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可是，吃腻了大鱼大肉之后，再品尝一下小菜，换换口味，也许有一点清淡之爽吧。

作者一九九一年春

目 录

自序

春归的岁月·····	(1)
小院趣闻·····	(12)
边城旧事·····	(23)
从失去的岁月里寻找·····	(33)
丁香探出墙头的小院·····	(46)
留给未来的回忆·····	(61)
大地的一角·····	(74)
心灵的回音·····	(84)
小镇风情·····	(96)
故乡人·····	(108)
乔亚思小姐·····	(115)
还帐·····	(118)
水乡曲·····	(125)
女经理·····	(144)
山谷彩凤·····	(157)
彩凤高飞·····	(167)
高山红叶·····	(179)
在海边上·····	(189)
妯娌之间·····	(197)
山中激流·····	(207)
外婆家的海滩·····	(219)

冬曼.....	(229)
山楂熟透了.....	(233)
大海的主人.....	(239)
老榆树下.....	(244)
赛鞭子.....	(249)
赶潮儿.....	(252)
迎面吹来大海风.....	(254)
怪石礁.....	(256)
大海之子.....	(258)
月是故乡明.....	(261)
春归.....	(264)
霜染枫叶红.....	(269)
足迹.....	(273)
虹.....	(278)
好香啊, 槐花.....	(282)
啊, 牵牛花.....	(287)
扯起漫山红叶.....	(289)
晚唱.....	(292)

春 归 的 岁 月

这个没有故事的故事发生在国庆节前夕。

这天，天气还算好，万里晴空，一丝云彩不挂。可是“小人糖”那张“一齐向下”的脸庞却阴沉得可怕，就象有一场阴雨要当头泼下来。这种阴暗的面部表情，在他看来，还是不多见的。

这也难怪，今天商业局长办公会确实把他将了一军。新上任的谷局长传达了市委的指示：今年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第四个年头，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，国庆节要让全市人民过得更加欢快，物资供应更要丰富多采。谷局长说着还特意把脸转向他这位糕点公司经理（当然不能称他的雅号“小人糖”了）：“老陈哪，市委要求国庆节期间上市的糕点要做到多样化，至少要增加到十个品种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小人糖”一边往回走，一边想着今天这个会，“一齐向下”的面孔上，不知怎么的就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这汗珠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，汇合在下巴处，已经成了细细的小河流了。若不是一个骑飞车的小伙子撞了他一趟，他还不知道已经走到他糕点公司的大门口呢！

趁他上楼的夹当，咱们先介绍一下“小人糖”这个雅号吧。此人长相挺有点意思，两道细长眉跟两只眼睛一样，两角

使劲往下拉着，成了个“八”字形，两个嘴角也是使劲往下撇着（也叫耷拉吧），再加上当中那个使劲往下伸长的鹰勾鼻子，使人打眼一看，布在这张蜡黄脸上的几样东西全往下耷拉着，所以简称之为“一齐向下”。

外观不足以论人非，这是谁都知道的，所以人们对他并没有以“一齐向下”相称呼，他却以雅号“小人糖”独享盛名。

“人不得外号不发家”。这句连三岁孩子都不肯信的老话，在“小人糖”身上似乎有几分灵验，活了五十多岁，除了一次登市长的门坎心里紧张摔掉了一颗门牙之外，还从来没有背过时运。别说反右派、反右倾、拔白旗、搞四清等等，在他的档案上皆填写着“历次政治运动表现积极”的字样，就在头十年“经风雨”的年月里，他也是“风”没吹着，“雨”没淋着，真是个幸运儿。其真正原因就是一个字：甜。尤以嘴甜为最，再加上长的矮胖，看上去，差不多便是名副其实的“小人糖”了。

好啦，这段小插曲就介绍到这里。现在他已经走上楼梯，走进了他的经理室。他坐在古铜色的圈椅上，陷入沉思中。每当这时，他面部上那几样一齐向下的东西就更向下耷拉了。

此时此刻，他确实有些犯心思。事情明摆着，本公司直属的食品厂只生产两种糕点，一种是长方形面包，可恨的顾客给送了个难听的名字叫“枕头面包”；一种是方形饼干，也许硬了一点吧，顾客又叫它是“咔哒板饼干”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两个品种已经生产几年了，对食品厂工人来说是轻车熟路，月月超产。超产，当然工人多得奖。奖者钱也，

谁跟金钱不相好呢！可是，这一下子要增加生产十几种新糕点，能完成任务吗？完不成，工人的奖钱不就飞了吗？把几百名工人得罪了，我这个圈椅子还想坐不坐了？他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，不禁微微战栗了一下，顺手爱惜地抚摸了一下舒适的圈椅子，好象它就要被别人抢去了似的。

不知沉思了多久，他那两道往下耷拉的眉毛突然往上一挑，顿时，脸上掠过了一丝喜色，是啊，这点事若能难住他，他也就不是“小人糖”了。

他把椅子用力转了一圈，轻身站了起来，点上了一支“大前门”，在屋里缓缓地踱了几步，为自己顿开茅塞的思绪而得意，好象他多年处世哲学的宝库的基石上又架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他情绪有些激动，心想：时代变了，处世哲学也得变，这叫跟上时代。“史无前例”的年月之前，抱住顶头上司的大腿，就能青云直上，不是吗，那时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嘛？如今不同了，有了维护自己的群众，两脚就能象扎进泥土里，谁想拔也拔不掉。咳，多么可爱的群众啊！得罪了群众，侵犯了群众利益，别说你一个谷局长，就是你把局长班子全搬来，我呀，哼！

他重新落座，拿起电话耳机，拨了四个号码，直挂商业局局长室。

“你是谷局长吗？我是陈少轩哪，呵，呵，是这码事局长，我回公司把您的指示传达了一下，一致拥护市委的决定，多生产几种糕点，让全市人民高高兴兴过个国庆节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政治任务，我们坚决完成。明天一早，我想就到食品厂召开工人大会，来个动员。啊，局长，我想……，如果您能参加，完成这个任务就更有把握了。啊？您

参加，那可太好了！”他把耳机放下，高兴地不得了，情不自禁哼唱起与年龄不大合辙的“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一上班，“小人糖”就乘车直奔食品厂。不知是一夜没睡着，还是过度想心事，他仰歪在小车的后排座位上，眯缝着双眼。司机小马从反光镜里看见经理这付神色，知道经理太累了，就把车子开得更稳些。其实，经理并没有想睡的意思。此时，他想的是谷局长。

昨天他把电话放下，一阵兴奋之后，又有些忧心重重，觉得自己对谷局长这个人还不够了解。这个小老头是下放农村走“五七”的，刚回来不久。头一次见面的时候，“小人糖”是站在八大公司经理的最后头，眯缝着八字形眼睛，对这位顶头上司端量着、琢磨着。看外表没有啥出奇的，个子不高，瘦筋巴骨的，长瓜脸儿，刻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；一顶灰卡叽帽子不是戴而是轻轻搁在秃头顶上，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解放胶鞋，身穿一套干部服，皱皱褶褶，针线缝里还残留着一层黄色泥尘。如果说还有出奇的，（“小人糖”从放大尺寸的角度，才找出了两点）：一是那双眼睛矍铄有神（他认为这是瘦人眼睛必突之故），二是堂音清脆宏量（他认为这是应了矮子声高之说）。一句话，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。

虽然仪表不雅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局长啊。况且这个小老头也叫他碰过软钉子。

那是上个月的事情，“小人糖”听说谷局长的独生女儿在他管辖的糕点商店里站柜台，便暗暗怨自己耳朵聋，随即叫组织科长把局长女儿调到公司里来上班，说是帮忙，其实把名头落在统计科里。事后，还特意找她谈了一次话：

“小娟（谷局长女儿叫谷丽娟。这样叫显得更亲切），我了解你爸的意思，想叫你在第一线多摔打摔打，当领导嘛，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（请注意不过二字）……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是需要大批人才的，我想你到统计科，将来到专科学校深造几年，当个统计师啥的，这不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高度统一嘛，哈哈……”

第二天，局长的女儿来给“小人糖”送来一封信。“经理，给你的。”局长女儿放下信，又回到糕点商店去了。

“小人糖”怀着一时说不清楚的心情，高兴而急切地打开信，不禁一怔，满纸写了一句话：“如果你公司需要统计员，我这里还有五百二十九。”他脸上的几样东西耷拉得更厉害了，两手捧着一张白纸发愣。可是眯缝的两眼又突然一亮：五百二十九是什么意思？能不能是暗示什么，是要上什么大学？他在心里点了几所仅仅知道的大学名字，不象，有七·二一大学，没听说有五·二九大学。他拍拍脑门费了一番心思，还是没悟出什么道理来。事后才弄明白，原来是全商业局有五百二十九名没有工作的待业青年。打这以后，他对谷局长这个小老头颇有一股有苦难言的滋味。

嗤——一声，小车煞了。“小人糖”下了车，问了一下门岗传达室，说是没见过商业局的轿车来过，这说明谷局长还没有来到。他搭拉着八字形眼睛，腆着刚刚发胖了的肚皮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大门里。他对这个食品厂的工人真是“恩重如山哪”。去年年终发奖金，他来了个抢先发放，分了四个等级，最高的一百元，最少的五十元。事隔没几天，上边下了禁令，没有发放的就不要再发了。他老兄这一招，

在一些容易满足的工人心理上，又实实惠惠地捞了一把。于是乎，他今天大摇大摆地走进工厂的院子里，是志满意得的。他满脸挂着谦虚而温情的笑容，不时地点着头，和迎面走来的工人、职员们打着招呼，有时还特意走近几个人的面前，拍拍肩膀头：

“二愣”，你这次调资有门了，准备请客吧。”

“张排骨，这回该长点肉了，给你批了五十元生活补助。哈哈，请我，得端上五粮液，否则不干。”

“猴子，你的房子，公司已经讨论过了，回去告诉你的小媳妇，来个乔迁之喜。啊，用不着谢，工人福利嘛！”

他是一路报告，一路春风。似乎报一次喜，他的脚跟和群众中又深扎了一分。走近车间窗外，他老远望见一个在看黑板报的老人，便亲热地打着招呼：“老白头，你那个待业的小老闺女，这次就要……”

看黑板报的老人听到喊声，慢慢转过身来。

“啊！”“小人糖”大大吃了一惊，脸上几样东西又全耷拉下来，但立刻换上笑脸迎上前去，“谷局长，你，你来得好早啊！”

“吃完早饭没事干，就顺道来了。”谷局长说着，走了过来。

“你的车子？”

“在农村走路走惯了，两脚不离泥土，可以吸收大地的热气啊！”小老头说着，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这笑声在过去，“小人糖”一定会认为是应了矧子声高之说。可今天，这笑声有一股雄浑的气质，使他顿时有窒息之感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应酬地跟着咧嘴笑了笑。

动员会开始了，班组长以上的工人、干部都来到会议室里坐下。厂长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他憨憨实实在在地陪着谷局长坐在第一排长凳子上。开场由自“小人糖”包了。他情绪极高地扬起八字形眼睛，先把增加糕点供应国庆节市场的任务说了一遍，便提高嗓门说道：“这是市委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，是我们食品厂全体工人的光荣。所以，今天谷局长亲自出席我们的会议，亲自来下达任务，亲自来听取大家的意见。”他一连用几个“亲自”来说明今天会议唱主角的是谷局长，不是他陈经理。大家有意见跟谷局长提，有火气往他身上喷。他越想越觉得今天把这个小老头请到场，在策略上确是高明之极。

他继续讲着谷局长对这次任务如何如何重视，边说边对谷局长微笑。这个小老头真有意思，进城半年之久，还是那么瘦筋巴骨，还是那一套打扮，一顶灰咔叽帽子轻轻放在秃头顶上，原先那套皱皱褶褶的灰色干部服洗褪色了。“小人糖”把这个小老头同面前这些群众放在自己心灵的天秤上，称了又称，量了又量，越发觉得自己采取的对策顺乎潮流。不是吗，亲眼看见多少身负一定责任的干部在群众面前，故意给领导出几个小难题，或是顶撞几句什么的，立刻就会博得群众的喝彩声；被顶撞的领导无奈之后，又照样去对他的上司发点小难。就这样，层层都想在自己的部下或群众面前买好，以巩固自己的官位。“小人糖”想到这些，就越发壮起胆子来，继续说道：

“当然罗，我深知大家有难处，尽管我们现在出厂的面包和饼干，顾客给送了些不大受听的名字，但总还是压住市场了嘛。眼下要生产十几个新品种，就要有十几套设备，这

个问题……”他略微一顿，扫视了一下会场的反应，又圆滑地说道，“当然罗，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克服的。”

“克服？完不成任务，哭都没有人看！”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。平静的会场发出窃窃议论声。

“小人糖”觉得机会到了，得把问题挑明了，佯装为难地样子，说道：“是啊，计划就是法律嘛！计划落了空，国家和个人都受损失。我们用经济规律管理经济，就是要做到国家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。当然罗，我想大家也决不会为了少得奖金和不得奖金就不接收这次政治任务。”他边说着，边把目光投向坐在第五排座位上的那个大块头。此人就是在工人中颇有鼓动力的鲁三炮，如今是第三班班长。文化大革命中，“小人糖”和他有莫逆之交。此人一张嘴，群众就可以呼应。可今天，这老家伙一声不吭，烟卷一支接一支。“小人糖”再瞅瞅今天一进厂给报喜的那几位工人，只有外号叫张排骨的敢正眼看看他，其余的不是低着头，就是把脸扭过一旁。

“小人糖”正在愣神，谷局长笑哈哈地站了起来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环顾了一下会场，那清脆宏量的声音立刻在四周回音板中回响起来：

“粉碎‘四人帮’，大家高不高兴啊？”

“高兴——！”会场立刻活跃起来。

“高高兴兴过个国庆节好不好呢？”

“好——！”

“让人们吃上高级糕点应不应该？”

“应该——！”

“小人糖”真没想到这个瘦筋巴骨的小老头会来这一

手，提出这样三个简简单单的问题，竟博得大家如此响的呼声。最可恨的是鲁三炮，数他的嗓门最高。

“同志们回答得太好啦！”谷局长那清瘦的脸颊泛起欣喜的红润。他接着说：“至于陈经理提出没有设备，这一点，我想陈经理是疏忽了。昨天下午我来工厂，工人师傅给我上了一课，大家想了很多好办法。”

“小人糖”一听，从脚后跟冷到心肺，又一直冷到头顶，蜡黄脸顿时白了，几样往下耷拉的东西再也没有扬起来。

谷局长捏着手指头数着：“我向大家报报帐，桃酥、寿桃、五色糕、鸡蛋卷、芝麻果、江米果，生产这些糕点的设备不是没有，而是扔了十多年不用了。鲁三炮师傅（大伙见局长也叫鲁三炮便嘻嘻哈哈笑起来）说：两天内保证维修好。”

“小人糖”心里暗骂当年“文攻武卫”的保镖：好小子，你鲁三炮要另投皇主了。

谷局长越说声越高：“技术力量吗，你们张厂长也算了一笔帐。”

张厂长点了二十多名技工的名字，给每个技工配上三名助手。这时，鲁三炮高声大嗓地喊道：“科室里还有七、八个是生产老把式，全可用上。再说你张厂长就是七级大工匠……”

会议越开越热闹，有的出主意，有的毛遂自荐，最后还互相挑起战来，提出了保证书。

谷局长活跃在人群中，费了好大劲儿才让说笑声平静下来，重新坐好。这时，小老头颇有几分激动：“我代表局党

委谢谢大家，你们是多么好的群众啊！可有人硬要把你们变成他的群众，错了，完全错了！你们是党的群众，是国家的主人！”会场顿时竟响起一片掌声。

“小人糖”真的象被烈日晒得融化了的糖块——焉巴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“小人糖”毕竟是“小人糖”，开头时说过，多年练成的“机关油子”立刻要来个转换生机，心想，这帮群众既然挣脱了自己的锚缆向小老头游去，自己就得豁上命去争上游头。他笑盈盈地站起来：“同志们，谷局长说的深入浅出，既有理论又有实际，句句是真……”突然觉得自己失口。忙改口说：“真不愧为是三八式的老干部。”接着，下撇的嘴角扇乎起没完没了，翻腾起老局长的光荣史来了。什么打过游击，蹲过“牛棚”，什么为人正派，生活简朴……

“老陈哪，”谷局长忙上前拦住，“你是糕点公司经理，怎么干起组织部长的活儿来了。”逗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
开过会，“小人糖”满面浮现出对上司特有的笑容，请谷局长乘坐在自己的车上。

小车在行进中，谷局长若有所思地看了身旁“小人糖”一眼，低声问道：“老陈哪，当经理几年啦？”

“是建革后头一批结合进领导班子的。”“小人糖”又觉得这句话现在不时兴了，忙改口：“其实是个牌位，人财物大权还不都捏在军代表手里，我跑跑龙套呗！”接着干笑了两声。可心里颇有些诧异：局长今天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，再说这件事还不早装在他的脑子里？怪！

“少轩同志，想把你的工作调动一下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小人糖”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八字形眉毛立刻竖了起来。

来。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瞪大眸子瞅瞅小老头的脸色，刹时，身子跌在座位的靠背上。凭他多年在政界混的经验，深知“调动”这两个字的份量，特别是在今天就更有其特殊的含意。蜡黄色的脸冒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，顺着鹰勾鼻尖往下滚。身子瘫痪了，深深陷进弹簧沙发座里，尽管小车在行进中颠簸了几下，可再也没有把他发胖的身子弹起来。

车轮加快了速度向前滚动。